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一

進香客。葬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詩曰

世間字紙藏經同。

見者須當付火中。

或置長流清淨處。

自然福祿永無窮。

話說上古蒼頡制字有鬼夜哭。蓋因造化秘密。從此發洩盡了。只這一哭。有好些個來。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間亂臣賊子心事。開發凜如斧鉞。遂爲萬古綱常之鑒。那些奸邪的鬼。豈能不哭。又如子產鑄刑書。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後來。奸胥舞文。酷吏鍛罪。只這筆尖上。邊幾个字。斷送了多多少少。

人那些屈陷的鬼，豈能不哭。至于後世以詩文取士，憑着暗中朱衣神，不論好歹，只看點頭，他肯點點頭，的便差池些，也會發高科，做高官，不肯點頭的，遮莫你怎樣高才，沒處叫撞天的屈，那些嘔心抽腸的鬼，更不知哭到幾時，纔是住手。可見這字的關係，非同小可。况且聖賢傳經講道，濟家治國平天下，多用着他，不消說，即是道家青牛騎出去，佛家白馬馱將來，也只是靠這幾個字，致得三教流傳，同於三光。那字是何等之物，豈可不貴重他。每見世間人，不以字紙爲意見，有那殘書廢葉，便將來包長包短，以致因而

揩檯抹棹、棄擲在地、掃置灰塵污穢中、如此作踐、真是罪業深重、假如偶然見了、便輕輕拾將起來、付之水、火、有、何、重、難、的、事、人、不、肯、做、這、不、是、人、不、肯、做、一、來、只、爲、人、不、曉、得、關、着、禍、福、二、來、不、在、心、上、的、事、匆、匆、忽、忽、略、過、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見、字、紙、便、加、愛、惜、遇、有、遺、棄、即、行、收、拾、那、箇、陰、德、可、也、不、少、哩、宋、時、王、沂、公、之、父、愛、惜、字、紙、見、地、上、有、遺、棄、的、就、拾、起、焚、燒、便、是、落、在、糞、穢、中、的、他、畢、竟、設、法、取、將、起、來、用、水、洗、淨、或、投、之、長、流、水、中、或、候、烘、晒、乾、了、用、火、焚、過、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淨、了、萬、萬、千、千、的、字、紙、一、日、妻

有娠將產忽夢孔聖人來分付道汝家愛惜字紙陰功甚大我已奏過上帝遣弟子曾參來生汝家使汝家富貴非常夢後果生一兒因感夢中之語就取名爲王曾後來連中三元官封沂國公宋朝一代中三元止得三人是宋庠馮京與這王曾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誰知內中這一個不過是惜字紙積來的福豈非人人做得的事如今世上人見了享受科名的那箇不稱羨道是難得及致愛惜字紙這樣容易事却錯過了不做不知爲何且聽小子說幾句

蒼頡制字

爰有妙理

三教聖人

無不用此

眼、親、穢、棄、

賴、當、有、泚、

三、元、科、名、

惜、字、而、已、

一、唾、手、事、

何、不、拾、取、

小子因爲奉勸世人惜字紙，偶然記起一件事來。一  
个只因惜字紙拾得一張故紙，合成一大段佛門中  
因緣，有好些的靈異在裡頭，有詩爲證。

翰墨因緣法寶流

山門珍秘永傳雷

從來神物多呵護

堪笑愚人欲強謀

却說唐朝侍郎白樂天，號香山居士，他是个佛門中

再來人專一精心內典、勤修上乘、雖然頂冠束帶、是個宰官身、却自念佛看經、做成居士相、當時因母病、發愿手寫金剛般若經百卷、以祈冥佑、散施在各處、寺宇中、後來五代宋元兵戈擾亂、數百年間、古今名蹟、海內亡失已盡、何況白香山一家遺墨、不知多怎地消滅了、唯有吳中太湖內洞庭山一個寺中、流傳得一卷、直至國朝嘉靖年間、依然完好、首尾不缺、凡吳中賢士大夫、騷人墨客、曾經賞鑒過者、皆有題跋、在上、不消說得、就是四方名公游客、也多曾有讚歎、頂禮請求拜觀、畱題姓名日月的、不計其數、算是千

救荒取米  
妙策良有  
到所宜知

年來希奇古蹟極爲難得的物事山僧相傳至寶收藏不在話下且說嘉靖四十三年吳中大水田禾澆盡寸艸不生米價踴貴各處禁糶閉糶官府嚴示平價越發米不入境了元來大凡年荒米貴官府只令靜聽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夥有本錢趨利的商人貪那貴價從外方賤處販將米來有一夥有家當囤米的財主貪那貴價從家裡販中務出米去米既漸漸輻輳價自漸漸平減這個道理也是極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識時務執拗的腐儒做了官府專一遇荒就行禁糶閉糶平價等事他認道是不使外



三才圖會卷之十一  
四  
新文

方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詐害，遇見本地交易，便自聲揚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責。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閉倉高坐。又且官有定價，不許貴賣，無大利息，何苦出糴？那些販米的客人，見官價不高，也無想頭，就是小民私下願增價，暗幫，懼怕敗露，受責受罰，有本錢的人，不肯擔這樣干繫。幹這樣沒要緊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無米，米價轉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諳，只埋怨道：如此禁閉，米只不多，如此抑價，米只不賤，沒得解說，只囿圖說一句救荒無奇策罷了，誰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

申長民  
無知上官  
因而誤事

荒的開話且不說，只因是年米貴，那寺中僧侶頗多，坐食煩難，平日檀越也爲年荒米少不來布施，又兼民窮財盡，餓殍盈途，盜賊充斥，募化無路，那洞庭山住在太湖中間，非舟楫不能往來，寺僧平時喫着十方，此際料沒得有凌波出險，載米上門的了，真个是香積廚中無宿食，淨明鉢裏少餘糧。

寺僧無計奈何，內中有一僧法名辨悟，開言對大眾道：「寺中僧徒不少，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如今料無此大施主，難道抄了手，坐看餓死不成？我想白侍郎金剛經真蹟，是累朝相傳至寶，何不將此

件到城中尋個識古董人家當他些米糧且度一歲到來年有收再圖取贖未爲遲也。住持道相傳此經值價不少徒然守着他救不得飢餓真是殺米囤餓殺了把他去當米誠是算計但如此年時那里撞得個人肯出這樣閑錢當這樣冷貨只怕空費着說話罷了。辨悟道此時要遇個識寶太師委是不能勾想起來只有山塘上王相國府當山嚴都管他是本山人乃是本房檀越就中與我獨厚這卷白侍郎的經他雖未必識得却也多曾聽得憑着我一半面皮揆當他幾十挑米敢是有的衆僧齊聲道既然如此事

不空遲、只索就過湖去走走。任持走去房中、廂內捧出經來、外邊是宋錦包袱、包着揭開裡頭看時、却是冊葉一般裝的、多年不經裱補、穢氣已無、周圍鑲紙、多泛浮了、任持道、此是傳名的古物、如此零落了、知他有甚好處、今將去與人家藏放得好些、不要失脫了些、便好。衆人道、且未知當得來、當不來、不必先自耽憂、辨悟道、依着我說、當便或者當得來、只是救一時之急、贖取時、這項錢糧、還不知出在那里。衆人道、且到贖時、再做計較、眼下只是米要緊、不必多疑了。當下催了船隻、辨悟叫個道人、隨了帶了經包、一兩

過湖到山塘上來行至相府門前遠遠望去只見嚴都管正在當中坐地辨悟上前稽首相見已畢嚴都管便問道師父何事下顧辨悟道有一件事特來與都管商量務要都管玉成則個都管道且說看何事可以從命無不應承辨悟道敝寺人衆缺欠齋糧目今年荒米貴無計可施寺中祖傳金剛經是唐朝白侍郎真筆相傳價值千金想都管平日也曉得這話的意欲將此卷當在府上舖中得應付米百來石度過荒年救取合寺人衆生命寔是無量功德嚴都管道是甚希罕東西金銀寶貝做的值此價錢我雖曾

不任行光  
手批

也  
子燕齊人

聽見老爺與賓客們常說，真是千聞不如一見。師父且與我看看，再商量。辨悟在道人手裡，接過包來，打開看時，多是零零落落的舊紙，嚴都管道：我只說是怎麼樣金碧輝煌的。元來是這等悔氣色臉。到不如外邊這包，還花碌碌好看。如何說得值多少東西。都管強不知以爲知的，逐葉翻翻，一直翻到後面去看。見本府有許多大鄉宦名字及圖書在上面，連主人也有題跋、手書、印章，方喜動顏色道：這等看起來，大畧也值些東西。我家老爺纔肯寫名字在上面，除非爲我家老爺這名字，多值了百來兩銀子，也不見得。

我與師父相處中，又是救濟好事，雖是百石不能勾，我與師父五十石去罷。辨悟道多當多贖，少當少贖，就是五十石也罷。省得擔子重了，他日回贖難措處。當下嚴都管將經包袱得好了，捧了進去。終久是相府門中手段做事不小。當真出來寫了一張當票，當米五十石，付與辨悟道。人情當的，不要看容易了說罷。便叫開倉斛發辨悟道。道人催了腳夫，將米一斛一斛的盤明下船，謝別了都管，千歡萬喜，載回寺中。不題。且說這相國夫人平時極是好善，尊重的是佛家弟子，敬奉的是佛家經卷。那年冬底，都管當中。

竟大家

進一年簿籍到夫人處查算一向因過歲新正忙忙未及簡勘此時已值二月中旬偶然閒手揭開一葉看去內一行寫着薑字五十九號當洞庭山某寺金剛經一卷本米五十石夫人道奇怪是何經卷當了許多米去猛然想道常見相公說道洞庭山寺內有卷金剛經是山門之寶莫非即是此件隨叫養娘們傳出去取進來看不踰時取到夫人照手淨了解開包、揭、起、看、時、見、是、古、老、紙、色、雖、不、甚、曉、得、好、處、與、來、歷、出、處、也、知、是、舊、人、經、卷、便、念、聲、佛、道、此、必、是、寺、中、祖、傳、之、經、只、爲、年、荒、將、來、當、米、喫、了、這、些、窮、寺、裡、如



何贖得去。畱在此處，褻瀆心中，也不安穩。譬如我齋了這寺中僧人一年，把此經還了他罷。省得佛天面上取利不好看。分付當中都管說：把此項五十石，作做夫人齋僧之費。速喚寺中僧人，還他原經供養去。都管領了夫人的命，正要尋使稍信，與那辨悟教他來領此經。恰值十九日，是觀世音生日，辨悟過湖來觀音山上進香事畢，到當中來拜都管。都管見了，道：來得正好。我正要尋山上燒香的人，稍信與你。辨悟道：都管有何分付？都管道：我無別事，便爲你舊年所當之經。我家夫人知道了，就發心布施這五十石本。

米與你寺中、不要你取贖了、白還你原經去、替夫人  
供養着、故此要尋你來還你、辨悟見說喜之不勝、合  
掌道、阿彌陀佛、難得有此善心的施主、使此經重還  
本寺、真是佛緣廣大、不但你夫人千載流傳、連老都  
管也種福不淺了、都管道好說好說、隨去稟知夫人、  
請了此經出來、奉還辨悟夫人、又分付都管、可留來  
僧一齋、都管遵依、設齋請了辨悟、辨悟笑嘻嘻捧着  
經包、千恩萬謝而行、到得下船埠頭、正值山上燒香  
多人坐滿船上、却待開了辨悟、叫住也搭將上去、坐  
好了、開船船中人、你說張家長、我說李家短、不一時

行至湖中央，辨悟對衆人道：「列位說來說去，總不嫌小僧今日所遇施主，真是個善心喜捨，量大福大的了衆人道：「是那一家？」辨悟道：「是王相國夫人。衆人內中有的道：「這是久聞好善的，今日却如何布施與師父？」辨悟指着經包道：「即此便是。」大布施衆人道：「想是你募緣簿上開寫得多了。」辨悟道：「若是有心施捨，多些也不爲奇，專爲是出于意外的，所以難得。」衆人道：「怎生出于意外？」辨悟就把去年如何當米，今日如何白還的事說了一遍道：「一個荒年，合寺僧衆多是這夫人救了的，況且寺中傳世之寶，正苦沒本利贖取。」

今得奉回實出僥倖衆人見說一本經當了五十石米好生不信有的道出家人慣說天話那有這事有的道他又不化我們東西何故掉謊敢是真的又有的道既是值錢的佛經我們也該看看一緣一會也是難得見的要與辨悟取出來看辨悟見一夥多是些鄉村父老便道此是唐朝白侍郎真筆列位未必識認褻褻瀆瀆看他則甚內中有一个教鄉學假嫻文的姓黃號丹山混名黃撮空聽得辨悟說諾便接口道師父出言太欺人甚麼白侍郎黑侍郎便道我們不認得那个白侍郎名字叫得白樂天千家詩上

多有他的詩。怎欺負我不曉得。我們今日難得同船過湖。也是個緣分。便大家請出來看看古蹟。衆人聽得盡拍手道。黃先生說得有理。一齊就去辨悟身邊討取來看。辨悟四不拗六。抵當衆人不住。只得解開包袱攤在艙板上。揭開經來。那經葉葉不粘連的了。正揭到頭一板。怎當得湖中風大。忽然一陣旋風攪到經邊。一揪急得辨悟忙將兩手擎住。早把一葉吹到船頭上。那特辨悟只好按着不能脫手去取。忙叫衆人快快收着。衆人也大家忙了手脚。你挨我擠。吆吆嗚嗚。磕磕撞撞。那裡拌得着。說特遲那時快。被風

一卷早捲起在空中。元來一年之中，惟有正二月的風，是從地下起的。所以小兒們放紙鸞、風箏，只在此時。那時是二月天氣，正好隨風上去，那有下來的風。恰恰吹來，還你船中。況且太湖中間，瀟瀟瀟瀟的所在，沒弄手脚處，只好共睜着眼望空仰看。但見天際飛冲似炊烟，一道直上雲中，蕩流如游絲。幾個翻身紙鳶到處好，爲鄰俊鶻飛來疑是伴。底下叫的叫，跳的跳，只在湖中一葉舟上邊，往一往來。一來直通海外三千國，不生得補青天的大手，攔將住沒處借繫白日的長繩，縛轉來。

想寫如兒

辨悟手按着經卷仰望着天際無法施展直看到望不見纔住眼見得這一紙在爪哇國裡去了只叫得苦衆人也多呆了互相埋怨一个道纔在我手邊差一些兒不拿得住一个道在我身邊飛過只道你來拿我住了手大家唧噥一个老成的道師父再看看敢是吹了沒字的素紙還好辨悟道那里是素紙剛是揭開頭一張看得明明白白的衆人疑惑辨悟放開雙手看時果然失了頭一板辨悟道千年古物誰知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恁把來登好將包包了紫漲了面皮只是怨恨衆人也多懊悔不敢則聲黃撮

空沒做道理處。文認認強逼句。把不中款解勸的話。看見辨悟不喜歡。也再沒人敢討看了。船到山邊。眾人各自上岸散訖。辨悟自到寺裡來說了相府白還經卷緣故。合寺無不喜歡讚歎。却把湖中失去一葉的話。瞞住不說。寺僧多是不在行的。也沒有人翻來看看。交與住持收拾過罷了。話分兩頭。却說河南衛輝府有一個姓柳的官人。補了常州府太守。擇日上任。家中親眷設酒送行。內中有一个人。乃是个博學好古的山人。曾到蘇杭四處遊說。訪友過來。席間對柳太守說道。常州府與蘇州府接壤。那蘇州府所屬



太湖洞庭山某寺中有一件希奇的物事，乃是白龜山手書金剛經，這個古蹟價值千金。今老親喪就葬鄰邦，若是有個便處，不可不設法看一看。那個人是柳太守，平時極尊信的，他雖不好古董，却是个極會性的，子兒說了值千金，便也動了火，牢牢記在心上。到任之後，也曾問起常州鄉士大夫，多有曉得的，只是蘇松隔屬，無因得看他，也不是不小心，要看只因千金之說上心，希圖頻對人講，或有奉承他的解意了，購求來送他，未可知。誰知這些聽說的人，道是隔塵的東西，他不過無心問及，不以爲意，以後在任年餘。

算計者空  
如此

好太守

漸漸放手長了，有幾個富翁爲事打通關節，他傳出  
密示，要蘇州這卷金剛經，詎知富翁要銀子反易，要  
這經却難，雖曾打發人尋着寺僧求買，寺僧道是家  
傳之物，並無賣意，及至問價，說了千金，買的多不在  
行，伸伸舌，搖搖頭，恐怕做錯了生意，折了重本，看不  
上眼，不是算了，寧可苦着百來兩銀子，送進衙去，回  
說金剛經乃本寺鎮庫之物，不肯賣的，情願納價，買  
了，太守見了白物，收了頑涎，也不問起了如此不止  
一次，這金剛經到是那太守發科分起發人的丹頭  
了，因此明知這經好些難取，一發上心，有一日江

縣中解到一起劫盜內中有一行腳頭陀僧太守體  
喜道取金剛經之計只在此僧身上了一面把盜犯  
下在死囚牢裡一面叫个禁子到衙來悄悄分付他  
道你到監中可與我審密叮囑這行腳僧我當堂再  
審時叫他口裡扳着蘇州洞庭山某寺是他窩贓之  
所我便不加刑罰了你却不可洩漏討死喫禁子道  
太爺分付小的性命恁地不值錢多在小的身上罷  
了禁子自去依言行事果然次日升堂研問這起盜  
犯用了刑具這些強盜各自招出贓仗窩家獨有這  
个行腳僧不上刑具就一口招道贓在洞庭山某寺

窩着寺中住持，叫甚名字。元來行脚僧人做反事的，一應荒廟野寺投齋投宿，無處不到。打聽做眼。這寺中住持姓名恰好，他曉得的。正投太守心上機會。太守大喜，取了供狀，疊成文卷，一面行文到蘇州府捕盜廳來，要提這寺中住持。差人賞文坐守捕廳，僉了牌另差了兩個應捕，駕了快船，一直望太湖中洞庭山來。真个

人似飢鷹，船同蜚虎。鷹在空中思攫食，虎逢到處立吞生。靜悄悄村墟，魃地神號鬼哭。安閑舍宇，登時犬走雞飛。即此便是活無常，陰間不數真羅刹。

勢利

應捕到了寺門前，雄糾糾的走將入來，問道：「那一個是住持？住持上前稽首道：『小僧就是。』應捕取出麻繩來，便套住持，慌了手脚，道：『有何事犯？』便直得如此。應捕道：『盜情事發，還問甚麼事犯？』衆僧見住持被縛，大家走將攏來，說道：『上下不必相畧，本寺是山塘王相府門徒等，聞也不受人欺侮。況且寺中並無歹人，又不曾招接甚麼游客住宿，有何盜情干涉？』應捕見說，是相府門徒，又畧畧軟了些，說道：『官差吏差來人，不差我們捕廳。因常州府盜情事，扳出與你寺干連，行關守提，有干無干，當官折辨，不關我等心上，只要打

發我等起身一个應捕假做好人道且寬了縛等他  
去周置這裡不怕他走了去住持脫了身討牌票看  
了不知頭繇一面商量收拾盤纏去常州分辨一面  
將差使錢送與應捕應捕嫌多嫌少詐得滿足了纔  
住手應捕帶了住持下船辨悟叫个道人跟着一个  
隨了住持緩急救應到了捕廳點了名辦了文書解  
將過去免不得書房與來差多有了使費住持與辨  
悟道人共是三人催了一个船一路盤纏了來差到  
常州來說話的你差了隔府關提儘好使用支吾如  
何去得這樣容易看官有所不知這是盜情事不比

別樣開訟、須得出身辨白、不然、怎得許多使用、所以只得來了、未見官時、辨悟先去府中、細細打聽、劫盜與行脚僧名字來、踪去跡、與本寺沒一毫影響也、沒個仇人在內、正不知禍根是那里起的、真摸頭路不着、說話間、太守升堂來、差投批帶住持到太守、不關言問甚事、繇即寫監票、發下監中去、住持不曾分說得一句話、竟自黑祿祿地喫監了、太守監罷了、住持喚原差到案前來、低問道、這和尚可有人同來麼、原差道、有一個徒弟、一個道人、太守道、那徒弟可是了事的、原差道、也曉得事體的、太守道、你悄悄地對那徒

弟說可速回寺中去取那本金剛經來救你師父便  
 得無事若稍遲幾日就討絕單了原差道小的去說  
 太守還了堂原差跌跌脚道我只道真是盜情元來  
 又是甚麼金剛經蓋只爲先前借此爲題詐過了好  
 幾家衙門人多是曉得的了走去一十一五對辨悟  
 說了辨悟道這是我上世之物怪道日訖有好幾起  
 常州人來寺中求買說是府裡要我們不賣與他直  
 到今日却生下這個計較陷我師父強來索取如今  
 怎麼處原差道方纔明明分付稍遲幾日就討絕單  
 我老爺只爲要此經我這裡好幾家受了累何況是



淨口

你本寺有的不送得他，他怎肯住手，却不枉送了性命。快去與你住持師父商量去，辨悟就央原差領了到監裡，把這些話一一說了。住持道：「既是如此，快去取來送他，救我出去罷了。終不成爲了大家門面的東西，斷送了我一個人性命罷。」辨悟道：「不必二三取來，就是對原差道有煩，上下代稟一聲，畧求寬容幾日，以便往回師父在監，再來看覷原差道。」既去，取了這個不難，多在我身上放心前去。辨悟留下盤纏，與道人送飯，自己單身不辭辛苦，星夜趕到寺中，取了經卷，復到常州。不上五日，來會原差道。經已取來。

只怕財物  
生用得此  
公道進去

了如何送進去原差道此是經卷又不是甚麼財物  
待我在轉桶邊擊柳稟一聲遞進去不妨果然原差  
遞了進去太守在私衙兄說取得金剛經到道是寶  
物到了合衙人眷多來爭看打開包時太守是個粗  
人本不在行只道千金之物必是恁地莊嚴看見零  
零落落紙色晦黑先不像意揭開細看字跡見無个  
起首沒頭沒惱看了一會認有細字號數仔細再看  
却元來是第二葉起的太守大笑道凡事不可虛慕  
名雖是古蹟也湏得完全纔好今是不全之書頭一  
板就無了成得甚用說甚麼千金百金多被這些

學子不誤

良心

子傳聞誤了空費了許多心机難爲這個和尚坐了這幾日監豈不冤枉肉眷們見這經卷旣沒甚麼好看又聽得說和尚坐監一齊撒掇叫還了經卷放了和尚太守也想要道沒甚緊要仍舊發與原差給還本主衙中傳出去說少了頭一張用不着故此發了出來辨悟只認還要補頭張懷着鬼胎道這却是死了正在心慌只見連監的住持多放了出來原差來討賞道已此沒事了住持不知緣故原差道老爺起心要你這經故生這風波今見經不完全沒有甚麼頭一張不中他意有些懊悔了他原無怪你之心經也

還了事也罷了。恭喜恭喜。住持謝了原差。回到下處。與辨悟道。那裡說起。遭此一場橫禍。今幸得無事。還算好了。只是適纔聽見說經上沒了頭張。不完全。故此肯還我想。此經怎的不完全。辨悟纔把前日太湖中衆人索看風捲去頭張之事說了一遍。住持道。此天意也。若是風不吹去首張。此經今日必然被留。非復我山門所有了。如今雖是缺了一張。後邊名蹟還在。仍舊歸吾寺寶藏。此皆佛天之力。喜喜歡歡。算還了房錢飯錢。師徒與道人三衆。催了一個船。同回蘇州來。過了澹墅關。數里將到楓橋。天已昏黑。忽然風

雨大作不辨路徑遠望去一道火光燭天叫船家對着亮處只管搖去其時風雨也息了看看至近却是艸舍內一盞燈火明亮聽得有木魚聲船到岸邊叫船家纜好了辨悟躡上去叩門討火門還未關推將進去卻是一個老者靠着桌子誦經見是個僧家忙起身叙了禮辨悟求點燈老者打个紙燃見蘸蘸油點着了遞與辨悟辨悟接了紙燃照得滿屋明亮偶然擗頭帶眼見壁間一幅字紙粘着無心一看喫了一驚大叫道怪哉怪哉老者問道師父見此紙爲何大驚小怪辨悟道此語甚長小舟中還有師父在

內待小僧拿火去照了，然後再來奉告，還有話講。老者道：老漢是奉佛弟子，何不速尊師接了起。老者就叫小廝祖壽出來，同了辨悟到舟中來接。那一位師父辨悟未到船上，先叫住持道：師父快起來，不但投着主人，且有奇事了。住持道有何奇事？辨悟道：師父且到裡面見了主人，請看一件物事。住持同了辨悟走進門來，與主人相見了。辨悟拿了燈，拽了住持的手，走到壁間，指着那一幅字紙道：師父可認認看。住持擡眼一看，只見首一行是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第二行是法會因由分第一，正是白香山所書，乃經

中之首葉、在湖中飄失的、拍手道、好像是吾家經上的、何緣得在此處、老者道、賢師徒驚怪此紙、必有緣故、辨悟道、老丈肯把得此紙的根繇一說、愚師徒也剖心相告、老者擺着椅子道、請坐了、獻茶、容老漢慢慢講、師徒領命、分次坐了、奉茶已畢、老者道、老漢姓姚、是此間漁人、幼年不曾讀書、從不識字、只靠着魚蝦爲生、後來中年家事儘可度日了、聽得長老們說、因果自悔、作業太多、有心修行、只爲不識一字、難以念經、因此自恨、凡見字紙、必加愛惜、不敢作踐、如此多年、前年某月某日晚間、忽然風飄甚麼物件下來、到

白香山已  
驚果不  
空還作道  
人

於門首老漢望去，只看見一道火光落地，拾將起來，却是一張字紙。老漢驚異，料道多年寶惜字紙，今日見此光怪，必有奇處，不敢褻瀆。將來粘在壁間，時常頂禮。後來有個道人到此，見了對老漢道：「此金剛經首葉，若是要念全經，我當教汝。」遂手出一卷，教老漢念誦一遍。老漢隨口念過，心中豁然，就把經中字一認得。以後日漸增加，今頗能遍歷諸經了。記得道人臨別時，指着此紙道：「善守此幅，必有後果。」老漢一發不敢怠慢，每念誦時，必先頂禮。今兩位一見共相，驚異，必是曉得此紙的來歷了。住持與辨悟同聲道：



適間迷路，忽見火光冲天，隨亮到此，却只是燈火微明。正在怪異，方纔見老丈見教，得此紙時，也見火光。乃知是此紙顯靈，數當會合。老丈若肯見還功德，更大了。老者道：非師等之物，何云見還？辨悟道：好教老丈得知，此紙非凡筆，乃唐朝侍郎白香山手蹟也。全經一卷，在吾寺中海內知名。吾師爲此，近日被一個狠官人拿去，強逼要獻，幾喪性命。沒奈何，只得獻出，還虧得前年某月某日，湖中遇風飄去，首葉那官人嫌他不全，方得重還。今日正奉歸寺中供養，豈知却遇着所失首葉在老丈處，重得瞻禮。前日若非此紙。

失去此經已落他人之手。今日若非此紙重逢。此經遂成不全之文。一失一得。不先不後。兩番火光。豈非韋馱尊天有靈顯。此護法手段出來麼。老者似信不信的答應。辨悟走到船內。急取經包上來。解與老者看。乃是第二葉起的。將來對着壁間字法紙色。果然一樣無差。老者歎異。念佛不已。將手去壁間揭下來。合在上面。長短濶狹無不相同。一卷經完完全全了。三人盡皆歡喜。老者分付治齋相款。就留師徒兩人。同榻過夜。住持私對辨悟道。起初我們恨柳太守如今想起來。也是天意。你失去首葉。寺中無一人知道。

珍藏到今、若非此一番跋涉、也無從遇着原紙來完  
全了、辨悟道上天曉得、柳太守起了不良之心、怕奪  
了全卷去、故先吹掉了一紙、今全卷重歸、仍舊還了、  
此一紙、實是天公之巧、此卷之靈、想此老亦是會中  
人所云、道人安知不是白侍郎托化來的、住持道有  
理有理、是夜姚老者夢見常獻尊天來對他道、汝幼  
年作業深重、虧得中年回首、愛惜字紙、已命香山居  
士、敍汝天聰、又加守護經文、完成全卷、陰功更大、罪  
業盡消、來生在文字中受報、福祿非凡、今生且賜延  
壽一紀、正果而終、老者醒來、明明記得、次日對師徒

打緣人也

二人道老漢愛護此紙經年今見全經無量歡喜雖將此紙奉還老漢不能忘情願隨老師父同行出錢請个裱匠到寺中重新裝好使老漢展誦幾遍方爲稱懷師徒二人道難得檀越如此信心實是美事便請下船同往敝寺隨喜一番老者分付了家裡帶了盤纏喚小廝祖壽跟着又在城裡接了一个高手的裱匠買了作料一同到寺裡來盤桓了幾日等裱匠完工果然裱得煥然一新便出襯錢請了數衆展念金剛經一晝夜與師徒珍重而別後來每年逢誕日或佛生日便到寺中瞻禮白香山手蹟一遍即行持

此老不俗

念一日歲以爲常年過八十到寺中沐浴坐化而終  
寺中寶藏此卷聞說至今猶存有詩爲證

一紙飛空大有緣

反因失去得周全

拾來寶惜生多福

故紙何當浪棄捐

小子不敢明說寺名只怕有第二个像柳太守的尋  
踪問跡又生出事頭來再有一詩笑那太守道

偷艾何知風雅緣

貪看古蹟只因錢

若教一卷都將去

寧不寬他白樂天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

小道人一着饒天下。

女棋童兩局注終身。

詞云

百年伉儷是前緣，天意巧周全。試看人世禽魚草木，各有蟬聯。從來村藝稱奇絕，必自種姻緣。文君琴思，仲姬畫手，匹美雙傳。詞寄服兒媚。

自古道物各有偶，才子佳人，天生匹配，最是人世上的佳話。看官且聽小子說山東兗州府鉅野縣有個穰芳亭，乃是地方居民秋收之時，祭賽田祖先農公舉社會聚飲的去處。向來亭上有一扁額，大書三字。

在上相傳是唐顏魯公之筆，失去已久，衆人無敢再  
寫。一日正值社會之期，鄉里父老相商道：此亭後有  
其名，不存其扁，只因向是木扁，所以損壞。今若立一  
通石碑在亭中，別請當今名筆寫此三字在內，可垂  
永久。此時只有一個秀才姓王名維翰，是晉時王羲  
之一派子孫，慣寫顏字，書名大盛。父老具禮相求，道  
其本意，維翰欣然相從。約定社會之日，就來赴會。卽  
當舉筆，父老巖石端正。到於是日，令鄉村男婦兒童，  
無不畢赴，同觀社火。你道如何叫得社火？凡一應吹  
簫打鼓、踢毬放彈、拘欄傀儡、五花爨弄、諸般戲具，盡

皆施呈，却像獻來與神道觀玩的意思，其實只是人扶人興，大家笑耍，取樂而已。所以王孫公子，儘有攜酒挾伎，特來觀看的，直待諸戲盡完，賽神禮畢，大衆齊散，止留下主會幾個父老，亭中同分神福，享其餘，盡醉方休。此是歷年故事。此日只爲邀請王維翰秀才書石，特接着上廳行首謝天香，在會上相陪飲酒，不想王秀才別被朋友留住，一時未至。父老雖是設着酒席，未敢自飲，呆呆等待。謝天香便問道：禮事已畢，爲何遲留不飲？衆父老道：專等王秀才來謝天香道：那箇王秀才，父老道：便是有名會寫字的王維



大有能人  
不慳才者

度無

六人也

翰秀才謝天香道，我也久聞其名，可惜不曾會面。今日社酒却等他做甚？父老道：他許下在石碑上寫「積芳亭」三字，今已磨墨停當在此，只等他來動筆罷。然後飲酒。謝天香道：既是他還未來，等我學寫個兒，要要何如？父老道：大姐又能寫來？謝天香道：不敢說能，粗學塗抹而已。請過大筆，用取一回笑話。等王秀才來時，抹去了再寫不妨。父老道：俺門那里有大筆，憑着王秀才帶來用的。謝天香看見瓦盆裡墨濃，不覺動了，揮洒之興，却恨沒有大筆，應手心生一計，伸手在袖中摸出一條軟紗汗巾來，將角兒團簇得如

法拿到瓦盆邊，蘸了濃墨，向石上一揮，早寫就了「穠芳」二字。正待寫「亭」字起，聽得鶯鈴響，一人指道：「兀的不是王秀才來也。」謝天香就住手不寫，擡眼看時，果然王秀才騎了高頭駿馬，瞬息來到亭前，從容下馬，到亭中來。衆父老迎着，以次相見。謝天香末後見禮。王秀才看了謝天香容貌，謝天香看了王秀才儀表，兩相企羨，自不必說。王秀才看見碑上已有「穠芳」二字，墨尚未乾，稱贊道：「此二字筆勢非凡，有恁樣高。手在此，何待小生搦筆，却爲何不寫完了？」父老道：「久等秀才不到，此間謝大姐先試寫一番看看。」剛寫得

兩字恰好秀才來了，所以住手。謝天香道：妾身不揣，開在此間，作耍取笑，有污秀才尊目。王秀才道：此書顏骨柳筋，無一筆不合法，不可再易，就請寫完罷了。父老不肯道：專仰秀才大名，是必要煩妙筆一番。謝天香也謙遜道：賤妾偶爾戲耍，豈可當真。王秀才道：若要抹去二字，真是可惜。倘若小生寫來，未必有如此妙絕，悔之何及。恐怕難為父老每盛心推許，容小生續成罷了。只問適間大姐所用何筆，就請借用一用。若另換一管鋒端，不同了。謝天香道：適間無筆，乃

小行之語

過情理

賤妾用汗巾角黥墨寫的，王秀才道：也好也好，就借

來試一試，謝天香把汗巾遞與王秀才，王秀才接在手中，向瓦盆中一蘸，寫個亭字，續上去，看來筆法儼如一手寫成，毫無二樣。父老內中也有斯文在行的，大加嘆賞道：怎的兩人寫來恰似出于一手，真是才子佳人，可稱雙絕。王秀才與謝天香俱各心裡喜歡，兩下留意，父老一面就命勒石匠，把三字刻將起來。一面就請王秀才坐了首席，謝天香陪坐，大家盡歡喫酒。府閭王秀才與謝天香講論字法，兩人多是青春美貌，自然投機。父老每多是有年紀，歷過多少事，體過的，有甚麼不解意處，見兩人情投意合，就撮撮。

兩下成其夫婦，後來竟諧老終身，這是兩個會寫字的，成了一對的話，看來天下有一種絕技，必有一個同聲同氣的，在那裡奏得在夫妻裡面更爲希罕。自古書畫琴棋，謂之文房四藝，只這王謝兩人便是書家一對夫妻了。若論畫家，只有元時魏國公趙子昂，與夫人管氏仲姬兩個多會畫。至今湖州天聖禪寺東西兩壁，每人各畫一壁，一邊山水，一邊竹石，並垂不朽。若論琴家，是那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只爲琴心相通，臨卽夜奔，這是人人曉得的。小子不必再來敷衍，如今說一個棋家，在棋盤上，才一個妻子，千里

盡了村童氣質，弄做個斯文模樣。父母見他年長，要替他娶妻。國能就心裡望頭大了，對父母說道：「我家門戶低微，目下取得妻來，不過是農家之女，村妝陋質，不是我的對頭兒。既有此絕藝，便當挾此出游江湖間，料不須帶着盤費走，或者不拘那裡，天緣有在，等待依心像意，尋個對得我來的好女兒爲妻，方了平生之願。」父母見他說得話大，便就住了手，過不多幾日，只見國能另換了一身衣服，來別了父母，出游。父母一眼看去，險些不認得了。你道他怎生打扮：頭戴包巾，腳踏方履，身上穿淺地深綠的藍服，腰

間繁一墜兩股的黃絹，若非葛稚川侍鍊藥的丹童，便是董雙成同恩凡的道侶。

說這國能葛巾野服，扮做了道童模樣。父母喫了一驚，問道兒如此打扮，意欲何爲？國能笑道：兒欲從此雲遊四方，遍尋一個好妻子來做一對耳。父母道：這是你的志氣，也難阻你，只是得手便回，莫貪了別處歡樂，忘了故鄉。國能道：這個怎敢，是日是個黃道吉日，拜別了父母，即便登程。從此自稱小道人，一路行去，曉得汴梁是帝王之都，定多名手，先向汴京進發。到得京中，但是對局，無有不輸與小道人的，棋名大

震往來多是朝中貴人、東家也來接、西家也來迎、或是行教、或是賭勝、好不熱鬧過日、却並不見一個對手、也無可意的女佳人、撞着眼裡的、混過了多時、自己想姻緣未必在此、遂離了京師、又到太原、真定等處游蕩、一路行棋、眼見得無出其右、奮然道、吾聞燕山乃遼國郎王、在彼稱帝、雄麗過于汴京、此中必有高人國手、天下無敵的在內、今我在中國、既稱絕技、料然到那里、不到得輸與人了、何不往彼一游、尋個出頭的國手、較一較高低也、與中國吐一吐氣、博他一個遠鄉異域的高名、傳之不朽、况且自古道、燕趙多



佳人或者借此技藝在王公貴人家裡出人圖得一  
個好配頭也不見得遂決意往北路進發風殮水宿  
夜住曉行不多幾日已到了燕山地而且說燕山形  
勝

左環滄海右擁大行北統居庸南襟河濟向稱天  
府之國暫爲夷主所都

此時燕山正是耶律部落稱尊之所宋時呼之爲北  
朝相與爲兄弟之國蓋自石晉以來以燕雲一十六  
州讓與彼國了從此漸染中原教化百有餘年所以  
夷狄名號向來只是單于可汗贊普郎主等類到得

扶入正  
區其漸  
此石晉  
萬古中

遊人

遼人一般稱帝稱宗，以至官員職名，大半與中國相參。衣冠文物，百工技藝，竟與中華無二。遼國最好的是奕棋，若有第一等高棋，稱為國手，便要遣進到南朝。請人比試，曾有一個王子最高，進到南朝，這邊棋院待詔顧思讓也是第一手，假稱第三手，與他對局，以一着解兩征，至今棋譜中傳下鎮神頭勢。王子贏不得，顧待詔問通事說是第三手，王子願見第一，這邊回他道：贏得第三方見第二，贏得第二方見第一，今既贏不得第三，尚不得見第二，怎能勾見得第一？王子只道是真，嘆口氣道：我北朝第一手，贏不得南

畢竟中國  
用許

朝第三手，再下橫，何幹，摔碎棋枰，伏輸而逝，却不知  
被中國人瞞過了，此是已往的話，只說那時遼國國  
棋第一稱國手的，乃是一個女子，名爲妙觀，有親王  
保舉，受過朝廷冊封，爲女棋童，設個棋肆，教授門徒。  
你道如何教授，蓋圍棋三十二法，皆有定名，

有衝，有幹，有綽，有約，有飛，有關，有割，有粘，有頂，有  
尖，有覷，有門，有打，有斷，有行，有立，有捺，有點，有聚，  
有蹠，有挾，有撥，有辟，有刺，有勒，有撲，有征，有劫，有  
持有殺，有鬆，有盤。

妙觀以此等法，傳授於人，多有王侯府中，送將男婦

來學棋，以及大家小戶，少年好戲，欲學此道的，盡來拜他門下，不記其數。多呼妙觀爲師，妙觀亦以師道自尊，粧模做樣，儘自矜持，言笑不苟，也要等待對手，等閑未肯嫁人，却是棋聲傳播，慕他才色的，嚙乾了涎唾，只是不能勝他，也沒人敢啓齒求配，空傳下個美名，受下許多門徒。晚間師父娘，只是獨宿而已，有一首詞，單道着妙觀好處。

麗質本來無偶，神機早已通玄。枰中舉國莫爭先。女將馳名善戰，玉手無慙。國手秋波合，喚秋仙。高居師席，把棋傳石作門生也。眩。右詞寄西江月。

話說國能自稱小道人游到燕山在飯店中歇下已  
知妙觀是國手的話留心探訪只見來到肆前果然  
一個少年美貌的女子在那裡點指擡腳教人下棋  
小道人見了先已飛去了三魂走掉了七魄恨不得  
雙手抱住了他做一點兩點的事心裡道且未可露  
機看他着法如何呆呆地袖着手在旁冷眼所覷見  
他着法還有不到之處小道人也不說破一連幾日  
有些耐不得了不覺口中嘖嘖逗露出一兩着來妙  
觀出于不意見指點出來的多是神着擡眼看時却  
是一個小夥兒又是道家粧扮的情知有些詫異心

裡疑道那裡來此異樣的人、忍着只做不係、只是大  
刺刺教徒弟們對局、妙觀偶然指點一着、小道人忽  
攘臂爭道、此一着未是勝着、至第幾路、必然受虧、果  
然下到其間、一如小道人所說、妙觀心驚道、奇哉此  
童、不知自何處而來、若再使他在、此觀看形出我的  
短處、枉爲人師、却不受人笑話、大聲喝道、此係教棋  
之所、是何閑人、亂入廝混、便叫兩個徒弟、把小道人  
攬了出來、不容觀看、小道人冷笑道、自家棋低、反要  
恠人指教、看你躲得過我麼、反了手、踱了出來、私下  
想道、好個美貌女子、棋雖非我比、女人中有此、也不

易得，只在這幾個黑白子上。定要賺他到手，倘不如意，誓不還鄉。走到對門，問個老者道：「此間店房可賃與人否？」老者道：「賃來何用？」小道人道：「因來看棋，意欲賃個房兒住着，早晚偷學他兩着。」老者道：「好好對門女棋師，是我國中第一手，說道天下無敵的。」小師父小小年紀，要在江湖上雲游，正該學他些着法。老漢無兒女，止有個老嫗縫紉度日，也與女棋師往來得好。此門面房空着，專一與遠來看棋的人開坐，趁幾文茶錢的。小師父要賃，就打長賃了也好。小道人就在袖裡摸出包來，揀一塊大些的銀子與他做了定。

錢拙身到飯店中，搬取行囊，到這對門店中安下。鋪設已定，見店中有見成聖就的木牌在那裡，他就與店主人說，要借來寫個招牌。老者道：「要招牌何用？莫非有別樣高術否？」小道人道：「也要在此教教下棋，與對門棋師賽一賽。」老者道：「不當人子，那裡還討個對手麼？」小道人道：「你不要管，只借我牌便是。」老者道：「牌自空着，但憑取用，只不要惹出事來。」做了話，把小道人道：「不妨不妨，就取出文房四寶來，磨得墨濃，醃得筆飽，揮出一張牌來，豎在店面門口，只因此牌一出，有分交絕技，佳人望，秤而納，款遠來，游客出手，以成。」



婚你道牌上寫的是甚話來，他寫道：

汝南小道人手談奉饒天下最高手，一先。

老者看見了道：天下最高手，你還要饒他先哩！好大話，好大話，只怕見我女棋師不得。小道人道：正要饒得你女棋師，纔爲高手。老者似信不信，走進裡面去，把這些話告訴老嫗。老嫗道：遠方來的人敢開大口，或者有些手段，也不見得。老者道：點點年紀，那裡便有些手段。老嫗道：有智不在年高，我們女棋師又點點年紀的麼？老者道：我們下着這樣一個人，與對門作敵，也是一場笑話。且看他做出便見，不說他老

天下事無  
有不惜名  
者

口兒兩下唧噥，且說這邊立出牌來，早已有人報與妙觀得知。妙觀見說寫的是饒天下最高手，明是與他放對的了。情知是昨日看棋的小夥，心中好生忿忿不平，想道：「我在此擅名已久，那裡來這個小冤家來尋我們的錯處，發個狠，要就與他決個勝負。」又轉一個念頭道：「他昨日看棋時，偶然指點的着數，多在我意想之外，假若與他決一局，幸而我勝，劈破他樞脾，趕他走路不難。萬一輸與他了，此名一出，那裡還顯得有我，此事不可造次。須着一個先探一探消息，再作計較。」妙觀有個弟子張生，是他門下最得意的。

高手也是除了師父再無敵手的妙觀喚他來說道對門汝南小道人、口說大話、未卜手段虛實、我欲與汝、決輸贏、未可造次、據汝力量、已與我爭不多些兒了、汝可先往一試、看汝與彼優劣、便可以定彼棋品、張生領命而出、走到小道人店中、就拜求教、張生讓小道人、是客、小道人道、小牌上有言在前、遮末是高手、也要饒他一先、決不自家下起、若輸與足下、特受讓、未遲、張生只得占先下了、張生窮思極想、方纔下得一着、小道人只隨手應去、不到得完局、張生已敗、張生拱手伏輸、道、客藝果高、非某敵手、增饒一子、方可

再請教，果然擺下二子，然後請小道人對下。張生又輸了一盤，張生心服道：「還饒不住，再增一子，增至三子。」然後張生覺得鬆些，恰恰下個兩平，看官聽說，見棋有敵手，有饒先有先兩受饒三子，厥品中中，未能通幽，可稱用智，受得國手三子饒的，也算高強了。只爲張生也是妙觀門下出色弟子，故此還掙得來。若是別一個，須動手不得，看來只是小道人高得緊了。小道人三局後，對張生道：「足下之棋，也算高強，可見上國一班矣。不知可有堪與小道對敵的，請出對個來。」小道情愿領教，張生曉得此言，是擗他師父處。

馬不敢應答，作別而去。來到妙觀跟前，密告道：「此小道人，技藝甚高，怕吾師也要讓他一步。妙觀插手，飛他不可說破，惹人耻笑。自此之後，妙觀不敢公然開肆教棋。旁人見了標牌，已自驚駭。又見妙觀收斂起來，那張生受饒三子之說，漸漸有人傳將開去。正不知道小道人與妙觀，果是高下如何。自有這些好事的人，三三兩兩議論。有的道：「我們棋師不與較勝負，想是不放他在眼裡的了。有的道：「他牌上明說饒天下最高手一先，我們棋師難道忍得這話起，不與爭雄，必是個有些本領的棋師，不敢造次出頭。有的道：

我們棋師，現是本國第一手，並無一個男人，贏得他的。難道別處來這個小小道人，便恁地高強不成？是必等他兩個對一對局，定個輸贏來。我們看一看，也是着實有趣的事。又一個道，妙是妙，他們豈肯輕放對？是必眾人出些利物，與他們賭勝，纔弄得成。內中有個胡大郎道，妙妙，我情愿助錢五十千支。公子道，你出五十千，難道我又少得不成？也是五十千其餘，也有認出十千五千的，一時湊來，有了二百千之數。眾人就推胡大郎做個收掌之人，歛出錢來，多交付與他，就等他約期對局。臨時看輸贏，對付發利物名。

爲保局，此也是賭勝的舊規，其時衆人議論已定，胡大郎等利物齊了，便去兩邊約日，比試手段，果然兩邊多應允了，約在第三日午時，在大相國寺方丈內對局，衆人散去，到期再會。女棋童妙觀得了此信，雖然應允，心下有些虛怯道：「利物是小事，不爭與他賭勝，一下子輸了，枉送了日前之名。此子遠來作客，必然好利，不如私下買囑他，求他讓我一此兒，我明收了利物，暗地加添些與他，他料無不肯的。怎得個人來與我通此信息便好？」又怕弟子們見笑，不好商量得，思量對門店主老嫗常來此縫衣補裳的，小道人正

下在他家何不央他來做個引頭說合這話也好籌計定了。魃地着個女使招他來說話。老嫗聽得便三脚兩步走過對門來見了妙觀道。棋師娘子有何分付。妙觀直引他到自已臥房裡頭坐下了。妙觀開口道。有件事要與嫗嫗商量。則箇老嫗道。何事。妙觀道。汝南小道人正在嫗嫗家裡下着。奴有句話要與嫗嫗說與他。嫗嫗好說得麼。老嫗道。他自恃棋高。正好來與娘子放對。我見老兒說道衆人出了利物。約着後日對局。娘子却又要與他說甚麼話。妙觀道。正爲對局的事。要與嫗嫗商量。奴在此行教已久。那個王侯



府中不喚奴是棋師尋遍一國沒有奴的對手眼見  
得手下收着許多徒弟哩今遠來的小道人却說饒  
盡天下的大話奴曾教最高手的弟子張生去試他  
兩局回來說他手段頗高衆人要看我每兩下本事  
約定後日放對萬一輸與他了一則一、人、能、口、喪了本朝体面  
二則失了目前名聲不是要處意欲央嬖嬖、嬖私下與  
他說說做個人情讓我不過嬖、嬖道娘子只是放出  
日前的本事來贏他方好怎麼折了志氣反去求他  
況且見賭着利物哩他如何肯讓妙觀道利物是小  
事他若肯讓奴贏了奴一毫不取私下仍舊還他嬖、

嫖道他贏了你棋利物怕不是他的、又討個大家喝聲采不好却明輸與你了、私下受這樣說不響的錢、他也不肯妙觀道、奴再於利物之外、私下贈他五十千、他與奴無仇、况又不是本國人、聲名不開什麼干係、得了若干利物、又得了奴這些私贈、也勾了他了、只要嫖嫖替奴致意于他、說奴已甘伏、不必在人前羸奴、出奴之醜、便是、嫖嫖道、說便去說、肯不肯、只憑得他、妙觀道、全仗嫖嫖說得好些、肯時、奴自另謝嫖嫖、老嫖道、對門對戶、日前相處、面上、甚麼大事、說起謝來、嘻嘻的、笑了出去、走到家裡、見了小道人、把妙

觀邀去的說話一十一五對他說了，小道人見說罷，便滿肚子，癢起來道：「好好天送個老婆來與我了。」回言道：「小子雖然年幼遠游，靠着些小技藝，不到得少了用度，那錢財頗不希罕，只是旅邸孤單，小娘子若要我相讓，時須依得我一件事，無不從命。」老嫗道：「可要怎生？」小道人喜着臉道：「媽媽是會事的，定要說出。」來。老嫗道：「說得明白，咱好去說。」小道人道：「日裡人面前對局，我。便。讓。讓。他。晚。間。要。他。來。彼。窩。裡。對。局。他。須。讓。讓。我。老。嫗。道：不。當。人。子。後。生。家。討。便。宜。的。話。莫。說。小道人道：不是討便宜，小子原非貪財帛而來，所以。」

以必非  
則真足  
然而求

住此許久專慕女棋師之顏色耳。媿媿爲我多多致  
意。若肯容我半晌之歡。小子甘心許輸一文。不取若  
不見許。便當儘着本事對局。不敢容情。老嫗道。言重  
言重。老身怎好出口。小道人道。你是婦道家。對女人  
講話有甚害羞。這是他喉急之事。便依我說了。料不  
惟你。說罷。便深深一喏。道。事成另謝媒人。老嫗笑道。  
小小年紀。倒好老臉皮。說便去說。萬一討得罵時。須  
要你賠禮。小道人道。包你不罵的。老嫗只得又走將  
過對門去。妙觀正在心下虛怯。專望回音。見了老嫗。  
臉上堆下笑來。道。有煩。媿媿尊步。所說的事。可聽候

麼老嫗道、老身磨了半截舌頭、依倒也依得、只要、  
子也依他一件事、妙觀道、速莫是甚麼事、且說將來、  
奴依他便了、老嫗道、若是娘子肯依到、也不費本錢、  
妙觀道、果是甚麼事、老嫗道、這件事易則至易、難則、  
至難、娘子恕老身不知進退的罪、方好開口、妙觀道、  
奴有事相央、老嫗儘着有話便說、豈敢有嫌、老嫗又、  
假意推諫了一回、方纔帶笑說道、小道人隻身在此、  
所慕娘子才色兼全、他除溝澗裡想天鵝肉喫哩、妙、  
觀通紅了臉、半晌不語、老嫗道、娘子不必見怪、這個、  
原是他妄想、不是老身撰造出來的話、娘子怎生、

計回他便了。妙觀道：我起初原說利物之外，再贈五十千，也不爲輕鮮，只可如此求他了。肯讓不肯讓，好反回我便了。怎胡說到這個所在，羞人答答的。老嫗道：老身也把娘子的話一一說了。他說道：原不希罕錢財，只要娘子允此一事，甘心相讓，利物可以分文不取，叫老身就沒法回他了。所以只得來與娘子直說。老身也曉得不該說的，却是既要他相讓，他有話不敢隱瞞。妙觀道：嫗嫗，他分明把此話挾制着我，我也不好回得。嫗嫗道：若不回他，他對局之時，決不容情。娘子也要自家籌計。妙觀見說到對局，肚子裡又

怯將起來想着，說到這話，又有些氣，不分思量道：「耐這沒廉耻的小弟子孩兒，我且將計就計，哄他則個。」對老嫗道：「此話羞人，不好直說。」嫗見他，只含糊說道：「若肯相讓，自然感德非淺，必當重報。」就是了。嫗得了此言，想道：「如此說話，便已是應承的了。」我且在裡頭撮合了他兩口，必有好處到我，千歡萬喜，就轉身到店中來，把前言回了小道人。小道人少年心性，見說有些口風兒，便一團高興，皮風騷癢起來，道：「雖然如此傳言送語，不足爲憑，直待當面相見，親口許下了，方無番悔。」老嫗只得又去與妙觀說了，妙觀

有心求他無言可辭，只得約他黃昏時候燈前一揖爲定。是晚老嫗領了小道人，徑到妙觀肆中客坐裡坐了。妙觀出來相見，拜罷。小道人開口道：「小子雲游到此，得見小娘子芳容，十分僥倖。妙觀道：「奴家偶以小藝擅名國中，不想遇着高手下臨。奴家本不敢相敵，爭奈衆心欲較勝負，不得不在班門弄斧。所有素求心事，已托店主嫗嫗說過，萬望包容。則个，小道人道：「小娘子分付，小子豈敢有違。只是小子仰慕小娘子已久，所以在對寓樓遲，不忍捨去。今客館孤單，若蒙小娘子有見憐之心，對局之時，小子豈敢不揣自



逞定當周全，娘子美名，妙觀道：若得周全，自當報德。決不有負。足下小道人笑容滿面，作揖而謝道：多感娘子美情。小子謹記不忘。妙觀道：多蒙相許，一言已定。夜晚之間，不敢親送。有煩店主，嫌嫌伴送過去罷。叫丫鬘另點個燈，轉進房裡來了。小道人自同老婦到了店裡，自想：適間親口應承，這是探囊取物，不在話下的了。只等對局後圖成好事，不題。到了第三日，胡大郎早來，兩邊邀請對局。兩人多應允了，各自打扮停當，到相國寺方丈裡來。胡大郎同支公子，早把利物擺在上面一張桌兒上，中間一張桌兒，放着—

個白銅鑲邊的湘妃竹棋枰，兩個紫檀筒兒，貯着黑白兩般雲南窩棋子，兩張椅，東西對面放着，請兩位棋師坐着交手，看的人，只在兩橫長凳上坐，妙觀讓小道人是客，坐了東首，用着白棋，妙觀請小道人先下子，小道人道：「小子有言在前，這一着先要饒天下最高手，決不先下的。」直待贏得過這局，小子纔占起妙觀，只得拱一拱道：「恕有罪應，該低者先下了。」果然妙觀手起一子，小道人隨手而應，正是：

花下手開敲，出楸枰兩下交，爭先拈擺妝圈套，單敲這着，雙開那着聲，遲思入風雲，巧笑山樵從交。

柯爛誰識這根苗

右調黃鶯兒

小道人雖然與妙觀下棋，一眼偷覷着他容貌，心內十分動火，想着他有言相許，有意讓他一分，不盡他攻殺，只下得個兩平。筭來白子一百八十着，小道人認輸了半子。這一番却是小道人先下起了，少時完局。他兩人手下明白，已知是妙觀輸了，旁邊看的嘆道：「果然是兩個敵手，你先我輸，我先你輸，大家各得一局。而今只看這一局，以定輸贏。」妙觀見第二番這局，覺得力量掙拽，心裡有些着忙。下第三局時，頻頻以日送情。小道人會意，仍舊東支西吾，讓他過去，隨

了收拾了官着，又是小道人，少了半子，大家齊聲喝采。道還是本國棋師高強，贏了兩局也。小道人只不則聲，呆呆看着。妙觀胡大郎便對小道人道：「只差半子，却算是小師父輸了。」小師父莫性忙忙收起了利物，一同衆人，闕了女棋師妙觀到肆中，將利物交付各自散去。小道人自和一二個相識，尾着衆人，鬧話而歸。有的問他道：「那裡不爭出了這半子？」妙觀微輸了一局，失了這些利物。小道人只是冷笑，不答。衆人恐怕小道人沒趣，多把話來安慰他。小道人全然不以爲意。到了店中，看的這的，多已散去。店中老嫗

出來問道今日賭勝的事却怎麼了，小道人道應承  
過了說話還捨得放本事贏他，讓他一局過去幫襯，  
他在衆人面前生光采只好是這樣湊趣了，老嫗笑  
道這等却好，他不忘你的美情必有好處到你，帶菓  
老身也與頭，則個小道口裡與老嫗說話，一心想  
着佳音，一眼對着對門盼望動靜，此時天色將晚，小  
道人恨不得一霎時黑下來，直至點燈時候，只見對  
面肆裡撲地把門關上了，小道人着了急，對老嫗道，  
莫不這小妮子負了心，有煩嫗嫗往彼處探一探消  
息，老嫗道不必心慌，他要瞞生人眼哩，再等一會待

光景

人靜後沒消息，老身去敲開門來，問他就是小道人。道：全仗嫵嫵，作成好事。正說之間，只聽得對過門環瑤的一響，走出一個丫鬟來，徑望店裡走進。小道人猶如接着一紙九重恩赦，心裡好不僥倖，只聽他說甚麼好話出來。丫鬟向嫵嫵道了萬福，說道：侍長棋師小娘子多多致意。嫵嫵請嫵嫵過來說話，則個老嫵就此同行起身便走。小道人趕着附耳道：嫵嫵精細着，老嫵道不勞分付，帶着笑臉，同丫鬟去了。小道人就像熱地上蚰蜒好生打熬，不過禁架不定，正是

眼盼捷旌旗

耳聽好消息

若得遂心懷

願彼觀音力

却說老嫗隨了丫鬟走過對門，進了肆中，只見妙觀早已在燈下笑臉相迎，直請至臥房中坐地，開口謝道：「多承嫗嫗周全之力，日間對局，僥倖不失體面，今要酬謝小道人相讓之德，原有言在先，的特請嫗嫗過來，交付利物，并謝禮與他。」老嫗道：「娘子花朵兒般後生，恁地會忘事。」小道人原說不希罕財物的，如何又說利物謝禮的話，妙觀假意失驚道：「除了利物謝禮，還有甚麼？」老嫗道：「前日說過的，他一心想要慕娘子，諸物不愛，只求圓成好事，娘子當面許下了他，方纔

得法  
惟微勞  
卷五

叮囑了又叮囑，在家盼望，真似渴龍思水哩。娘子如何把話說遠了。妙觀變起臉來道：休得如此胡說。奴是清清白白之人，從來沒半點邪處，所以受得朝廷冊封。王親貴戚，供養偌多門生弟子，尊奉那裡來的野種，敢說此等汗言，教他快些息了妄想。收此利物，及謝禮過去，便宜他多了。說罷，就指點丫鬟，將日間收來的二百貫文利物，一盤托出，又是小匣一個，放着五十貫的謝禮，交付與老嫗道：有煩嫗，將去交付明白。分外又是三兩一小封，送與老嫗做辛苦錢。說道：有勞嫗，兩下周全些小微禮，勿嫌輕鮮，則個



那老嫗是個經紀人家，眼孔小的人，見了恁多東西，心裡先自軟了，又加自己有些油水，想道：許多利物，又添上謝禮，真個不爲少了。那個小夥兒也該心滿意足，難道只痴心要那話不成？且等我回他去看，便對妙觀道：多蒙娘子賞賜，老身只得以把東西與他再處，只怕他要說娘失了信，老身如何回他？妙觀道：奴家何曾失甚麼信？原只說自當重報，而今也好，這不輕了。隨喚兩個丫鬟，捧着這些錢物，跟了老嫗，還在對門去，分付放下，便來，不要停留兩個丫鬟，領命同老嫗三人，共拿了禮物，徑往對門來，果然丫鬟

不  
長  
如  
為  
情

放下了物件，轉身便走。小道人正在盼望之際，只見老嫗在前，丫鬟在後，一齊進門。料道必有好事到手，不想放下手中東西，登時去了。正不知是甚麼意思，忙問老嫗道：「怎的說了？」老嫗指着桌上物件道：「謝禮已多在此了，收明便是何必再問？」小道人道：「那個希罕謝禮？」原說的話要緊。老嫗道：「要緊要緊，你要緊他不要緊？」叫老娘怎處？小道人道：「說過的話，怎好賴得？」老嫗道：「他說道：原只說自當重報，並不曾應承甚的來，叫我也不好替你討得嘴。」小道人道：「如此混賴，是白白哄我讓他了。」老嫗道：「見放着許多東西，白也不。」

三語只是  
以不能  
中硬

三語只是  
以不能  
中硬

算白了，只是那話且消停消停，抹乾了嘴邊，這些頑  
涎再做計較。小道人道：「嬾嬾休如此說。前日是與小  
子親面講的話，今日他要賴將起來，嬾嬾再去說一  
說，只等小子今夜見他，一見看他當面前怎生悔得。」  
老嬾道：「方纔為你磨了好一會牙，他只推着謝禮，並  
無些子口風。而今去說也沒幹，他怎肯再見你。」小  
人道：「前日如何去一說就肯相見？」老嬾道：「須知前日  
是求你的時節，作不得難。今事休已過，自然不同了。」  
小道人嘆口氣道：「可見人情如此，我枉為男子，反被  
這小妮子所賺，畢竟在此守他個破綻出來，出這口。」

氣老嫗道，且收拾起了利物，慢慢再看機會商量。當下小道人把錢物併疊過了，悶悶過了一夜，有詩爲証。

親口應承總是風

兩家黑白未和同

當時未見一着錯

今日滿盤還是空

一連幾日沒些動靜。一日小道人在店中閑坐，只見街上一個番漢牽着一疋高頭駿馬，一個虞侯騎着到了門前。虞侯跳下馬來，對小道人聲喏道：「罕寡王府中請師父下棋，轎馬到門，快請騎坐了就去。」小道人應允上了馬，虞侯步行隨着，瞬息之間已到王府。

門前，小道人下了馬，隨着虞侯進去，只見諸王貴人，正在堂上飲宴，見了小道人，盡皆起身道：「我輩酒酣，正思手談幾局，特來奉請，今得到來恰好，即命當直的，撥過棋桌來，諸王之中，先有兩個下了兩局，賭了幾大觥酒，就推過高平與小道人對局，以後輪換請教，也有饒六七子的，也有饒四五子的，最少的也饒三子兩子，並無一個對下的。諸王你爭我嚷，各出意見，要逞手段，怎當得小道人隨手應去，盡是神機，莫測。諸王盡皆嘆服，把酒稱慶，因問道：「小師父棋品，與吾國棋師妙觀果是那個爲高？」小道人想着妙觀，共

會

只在此

信之事，心裡有些懷恨，不肯省他隱瞞，便道：「此女棋本下劣，枉得其名，不足爲道。」諸王道：「前日聞得你兩人比試，是妙說贏了，今日何反如此說？」小道人道：「前日他叫人私下央求了小子，小子是外來的人，不敢不讓本國的體面，所以故意輸與他，豈是棋力不敵？若放出手段來，管取他輸便了。」諸王道：「口說無憑，做出便見。」去喚妙觀來，當面試看。罕察立命從人控馬去，卽時取將女棋童妙觀到來，妙觀向諸王行禮畢，見了小道人，心下有好些忸怩，不敢撐眼看他，勉強也見了一禮。諸王俱賜坐了，說道：「你每兩人多是國

若妙觀風  
一全了有  
以趣味

手未定高下。今日在咱門面前比試。一比試咱們出  
一百千利物爲賭。何如。妙觀未及答應。小道人站起  
來道。小子不厭各殿下破鈔。小子自有利物。與小娘  
子決賭。說罷。袖中取出一包黃金來。道。此金重五兩。  
就請賭了。這些妙觀回言道。奴家却不曾帶得些。甚  
麼來。無可相對。小道人向諸王拱手道。小娘子無物  
相賭。小子有一句話說來。請問各殿下看可。行則行。  
諸王道。有何話說。小道人道。小娘子身畔無金。何不  
卽以身軀出注。如小娘子得勝。就拿了小子的黃金。  
去。若小子勝了。贏小娘子做個妻房。可中也不中。諸

王見說俱各拍手跌足大笑起來道妙妙妙咱門多  
做個係親正是風流佳話妙觀此特欲待應承情如  
小道人手段高輸了難處欲待推却明明是怕賭  
勝不交手算輸了真是在左右兩難怎當得許多貴  
人在前力贊不繇得你躲閃亦且小道人典高氣傲  
催請對局妙觀沒個是處羞慙窘迫心裡先自慌亂  
了勉強就局沒一子下去是得手的覺是觸着便碍  
正所謂棋高一着縛手縛脚况兼是心意不安的把  
平日的力量一發減了連敗了兩局小道人起身出  
局對着諸王叩一頭道小子告贏了多謝各殿下



婚諸王撫掌稱快道兩個國手原是天生一對妙觀  
雖然輸了局，嫁得此丈夫，可謂得人矣。待有吉日了，  
咱們各助花燭之費就是了。急得個妙觀羞慙，滿面  
通紅了臉皮，無言可答，只低着頭不做聲。罕察每人  
報禮賞賜分付從人，各送了回家。小道人揚揚自得，  
來對店主人與老嫗道：「一個老婆，破小子棋盤上贏  
了來，今番須沒處躲了。」店主老嫗問其緣故，小道人  
將王府中與妙觀對局賭勝的事說了一遍。老嫗笑  
道：「這番却賴不得了。」店主人道：「也須使個媒，行個禮，  
纔穩。」小道人笑道：「我的媒人大哩，各位殿下多是保

親店主人道，雖然如此，也要個人通話。小道人道，前日他央嬷嬷求小子往來了兩番，如今這個媒，自然是嬷嬷做了。老嫗道，這是帶挈老身喫喜酒的事，當得効勞。小道人道，小子如今卽將昨日賭勝的黃金五兩，再加白銀五十兩，爲聘儀。擇一吉日，煩嬷嬷替我送去訂約成親。箇店主人卽去房中，取出一本擇日的星書來，看一番道，明日正是黃道日，師父只管行聘便了。一夜無詞，次日小道人整頓了禮物，托老嫗送過對門去。連這老嫗也裝扮得齊整起來。

白晳晳臉，搽胡粉，紅霏霏頭戴絨花，胭脂濃抹，靨

黃牙髯、髻渾如斗、大沒把臂、一雙窄袖、忒狠狽、一對寬鞋、世間何處去尋他、除是金剛脚下、

說這店家老嫗、裝得花簇簇地、將個盒盤盛了禮物、雙手捧着一、運到妙觀肆中來、妙觀接着、看見老嫗這般打扮、手中又拿着東西、也有些瞧科、忙問其來意、老嫗、嘻着臉道、小店裡小師父、多多拜上棋師小娘子、道是昨日王府中席間、娘子親口許下了親事、今日是個黃道吉日、特着老身來作伐行禮、這個盒兒裡的、就是他下的聘財、請娘子收下、則個、妙觀呆了一晌、纔回言道、這話雖有個來因、却怎麼成得這

事老嫗道、既有來因、爲何又成不得、妙觀道、那日王府中對局、果然是奴家輸與他了、這話雖然有的、止不過一時戲言、難道奴家終身之事、只在兩局棋上、結果了不成、老嫗道、別樣話戲得、這個話他怎肯認、做戲言、娘子前日央求他時、節他兀自妄想、今日又添出這一番賭賽事體、他怎由得你番悔、娘子休怪老身說、看這小道人人物聰俊、年紀不多、你兩家同道中、又是對手、正好做一對兒夫妻、娘子不如許下這段姻緣、又完了終身好寧、又不失一時口信、帶挈老身也喫一杯喜酒、未知娘子主見如何、妙觀嘆口。

只看妙觀  
幾番光景  
各自不同  
自然好弄  
也矣

這具情名  
念事不伏  
情性耳

下見工子  
不中

氣道：「奴家自幼失了父母，寄養在妙果菴中，虧得老道姑提挈成人，教了這一家技藝，自來沒一個對手，得受了朝廷冊封，出入王宮內府，誰不欽敬。今日身子雖是自家做得主的，却是上無尊長之命，下無媒妁之言，一時間憑着兩局賭賽，偶爾虧輸，便要認起真來，草草送了終身大事，豈不可羞。這事斷然不可。」老嫗道：「只是他說娘子失了口信，如何回他？」妙觀道：「他原只把黃金五兩出注的，奴家偶然不帶得東西在身畔，以後輸了，今日檢得賠還他這五兩天大事也完了。」老嫗道：「只怕說他不過，雖然如此，常言道：事

無三不成。這遭却是兩遭了。老身只得替你再回他  
去。憑他怎麼處。妙觀果然到房中箱裡面秤了五兩  
金子。把個封套封了。拿出來放在盃兒面上。道有煩  
媵。媵還了他重勞尊步。改日再謝。老媵道謝是不必  
說起。只怕回不倒時。還要老身賠緊哩。老媵一頭兒  
一頭兒拿了原禮。并這一封金子。別了妙觀。轉到店中  
來。對小道人笑道。原禮不曾收。回敬到有了。小道人  
問其緣故。老媵將妙觀所言一一說了。小道人大怒。  
道。這小妮子昧了心。說這等說話。既是自家做得主。  
還要甚尊長之命。媒妁之言。難道各位大王弄不得。

專長的麼，就是姪姪將禮物過去便也是個嫁奩，  
怎說沒有總來他不甘伏，又生出這些話來，泥親和  
將金子搪塞，我不希罕他金子，且將他的做個告狀  
本，告下他來，不怕他不是我的老婆老姪，不要性  
急，此番老身去，他說的話比前番不同，也是軟軟的  
了，還等老身去，再三勸他，小道人道：私下去說未幾  
是我求他了，他必然還要拿班，不如當官告了他，須  
賴不去，當下寫就了一紙告詞，竟到幽州路總管處  
來，那幽州路總管秦不華正升堂理事，小道人隨聲  
進府，遞將狀子上去，秦不華總管接着，看見上面寫

道

告狀人周國能爲賴婚事。能本籍蔡州濟寧馬店，因與本國棋手女子妙觀賭賽，將金五兩聘定，詣王殿下，盡爲証見。詎料辜過心變，悔悖前盟，夫妻一世倫常，被賴死不甘伏。懇究原情，追斷完聚，異鄉沾化上告。

總管看了狀詞，說道：元來爲婚姻事的，凡戶婚田土之事，須到析津宛平兩縣去。如何到這里來告？周國能道：這女子是兩封棋意的，況于違着諸王殿下，非天臺這里不能主婚。總管准了狀詞，一面差人行拘。



妙觀對理、差人到了妙觀、尋中將官、與妙觀看了、  
妙觀嘆了一驚道、這個小弟子孩兒、怎便如此惡取、  
笑一邊、叫弟子張生、將酒飯陪待了公差、將賞錢、  
來打發了、自行打點出官、公差知是冊封的棋師、不  
敢囉唆、約在衙門前相會、先自去了、妙觀叫乘轎、  
到府前進去、見了總管、總管問道、周國能告你賴婚  
一事、這怎麼說、妙觀道、一時賭賽、虧輸、實非情愿、  
總管道、既已輸了、說不得情愿、不情愿、妙觀道、偶不戲  
言、並無甚麼文書約契、怎算得真、周國能道、諸王殿  
下、多在面上作証、大家認做保親、還要甚麼文書約契、

此處亦長

身

大恩好度  
新為家矣

總管道：這話有的麼？妙觀一時語塞，無言可答。總管道豈不聞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況且婚姻大事，主合不主離。你們兩人既是棋中圓手，也不錯了。配頭我做主，與你成其好事罷。妙觀道：天臺張主，豈敢不從。只是此人不是本國之人，萍踪浪跡，嫁了他須隨着他走。小婦人是個官身，有許多不便處。周國能道：小人雖在湖海飄零，自信有此絕藝，不甘輕配凡女。就是妙觀女中圓手也，豈容輕配凡夫？若得天臺做主成婚，小人情願超籍在此兩下裡相幫行教，不回故鄉去了。總管道：這個却好。妙觀無可推辭，只得憑總

管斷合周國能與妙觀各回下處周國能就再央店  
家老嫗重下聘禮約定日期成親又到各王府說知  
各王府俱各助花紅燭之費胡大郎支公子一千  
好事的纔曉得前日暗地相囑許下佳期之說大家  
笑奕各來幫典成親之日好不熱鬧過了幾時兩情  
和洽自不必說周國能又指點妙觀神妙之着兩個  
都造到絕頂竟成對手諸王貴人以爲佳話又替周  
國能提請官職封爲棋學博士御前供奉後來周國  
能差人到蔡州密地接了爹娘到燕山同享榮華周  
老夫妻見了媳婦一表人物兩心快樂方信國能起

初不肯娶妻，畢竟尋出好姻緣來。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有詩爲証。

國手惟爭一着先，  
綠窓相對無餘事。

個中藏著好姻緣，  
演譜推敲思入玄。

二身考十

宋之二

三

四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終